

守寧行知錄卷三

飭查事

飭禁溺女

看得天地之化育莫重於生全

朝廷之刑法必加於殘賊憲臺體兩大好生之德擴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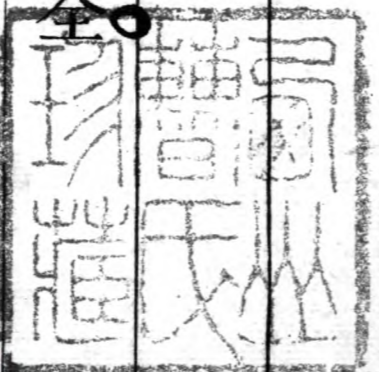
民胞與之懷前奉頒發飭禁溺女告示戒

布各該縣俾窮鄉深谷咸喻憲仁其全天性凡生女

之家莫不共知保抱悔悟前非今奉憲臺恩意篤切

復檄飭查行據各縣申覆前來咸稱竭力奉行靡敢

少懈前此之禁飭綦嚴民已頓去其惡習今茲之申



重無已。俗將盡返於淳風。則寧郡之生齒日繁。而寧民之天倫日厚。胥戴憲臺高厚之德於無涯矣。

叩憐千古 查包臣非冒籍

查得童生包臣。始名映雯。於康熙二十四年間。被蘇國鼎等攻其冒籍。詞控前院。已經前任李知府查詳。批允在案。今蒙憲臺歲試。映雯更名包臣。歷赴院府縣試無異。茲蒙招覆。而廩生袁士箴等。又相攻擊。致臣控憲批查。行據象山縣申稱。包臣原係映雯更名。在象實有戶籍。歷經與考。則其非冒籍也明矣。袁士箴等烏得復起而爭之。但以更名之故。一時不察。亦屬可原。統祈憲慈銷案可也。

叩憲剪蠹

查陳宦房屋

查得丁艱陳知縣詞控房屋一案緣寧郡駐劄提標官兵將陳知縣房屋插住千總但已登仕籍例得出還原屋茲丁外艱扶柩歸里待屋治喪具詞赴控憲轅蒙批確議速報遵卽移行營縣查覆而提標左營移覆手本與鄞縣詳文互相矛盾復又駁飭該縣據實詳報今據申覆兵屋非難千總之署不易查有徐鼎樓屋上下六間向插崔千總今該員咨部候推眷口家丁自不應仍住官屋照陞任例將徐鼎入冊之

房出讓與現任康千總居住。將康千總現住房屋給還陳宦。庶為通融妥便。應如縣議移營。飭令讓插可也。

盛治幸逢

查徐生房屋

查得寧郡城內房屋。安插提標各營官兵。歷有年矣。今據生員徐業鉉徐秉乘。以一家並插兩員。懇還冊外。越佔房屋園地。具詞控轅。批府確查。遵行鄞縣查報。據覆業鉉秉乘祖宦遺存房屋。雖係二門。實屬一家。自順治十六年。採為援勦苗都司公署。又於康熙八年。採為水師李中軍公署。嗣後營員陞遷不一。接駐右營宋遊擊陳守備先後居住。移准該營覆稱官署營房。悉由封給。迄今數十餘年。並無冊外多佔園

地。可以彼此通融。其地或歸業主。或償賃費。俾徐生添造有資等情。隨飭該縣移營確議。又據覆。鄞邑營署各照間數居住。似難紊越。右營公署原採徐業鉉房屋一所。中軍公署又採徐家禎房屋八間。今又移准右營覆稱。前徐生空屋。因兵役乏巢。自爲出賃。馬無喂地。先以捐資與徐生價典二間。立有文契爲憑。僅有西畔園隣。並非本廳種植。聽憑房主經營。並無房地多餘等情。前後所覆互異。且原插營房自有載定間數。冊籍可稽。未據分晰現住間數。是否與冊相

符。復飭移營再加確查。今據縣詳。右營所住官署原冊止開一座。並無間數。相沿傳住已久。其守備所住徐家禎房屋。前後止係八間。衙署之外。有小屋四間。園地一方。冊內無名。前於七月內給還屋主。具領得受租稅。兩相明白等情。是提標右營所住徐業鉉徐秉乘房屋。乃於插住之時。冊內但開一座。不列間數。相沿傳住已久。雖有弊混。無從追究。其陳守備衙署之外。小屋四間。園地一方。冊內無載。已經給還該生。具領收受租稅。亦無庸置議也。

請旨事查徐司獄核減棉布良

查得奉追司獄徐晉原解棉布核減銀兩一案遵行
鄞縣嚴追今據該縣詳據該員呈稱前項棉布採辦
赴部交納掣批迴銷迨陞任江西南安司獄之時奉
文駁減價銀松江府魯知府將委解棉布緣由詳奉
江省藩司丁檄行該府自應承值又經松江府將核
減之銀自認完納則此項銀兩當問之陞任魯知府
而不當問之解官也况今任寧波司獄餽口不敷在
籍無產可變等情本府查此案係江省奉部行追之

欵今據該員既稱江省藩憲檄行松府承值。又經陞任魯知府認償完納。且係出結。並無粘帶。似與解部掣批迴銷之員無預矣。况追賠核減銀一千六百八十七兩有奇。若非移咨江省。查明陞任丁藩司檄行。并陞任魯知府承認緣由。追賠着落。則徹骨窮員。無項可追。而於部案終難完結。應請憲臺轉詳撫憲。移咨查奪可也。

戰船拆造請題造船展限

竊照修理戰船。奉大部議覆。鎮海將軍楊會同兩江督院傅。江南巡撫洪會。題應修船隻。大修以三個月為滿。小修以兩個月為滿。如有違限。處分綦重。業奉通行在案矣。惟是浙省定黃溫三鎮。暨湖頭渡。戰哨船隻。原有大小修拆造之期。今江省將大小修船隻。定議以三個月及兩個月為滿。而拆造之船。未奉立限完工。查船身朽爛不堪修理。方准定艖重造。所需料價。倍於大修。而工力亦倍於大修。今定海鎮標

沙船艚船一十六隻。現奉查估造冊。具詳保。題將
來必需拆造。伏乞憲臺。題明。定示拆造完工之期。
通行知照。非惟承造屬員。知所遵守。而船工海疆。攸
賴不淺矣。抑本府等更有請者。大小修船隻。江省之
得定以三個月及兩個月為滿者。蓋船內需用真杉
桅木。并一切釘油物料。聚積蘇鎮等府。給價購買。朝
發夕至。為力匪難。其工亦易。若浙省物料出產無幾。
而寧台溫三府。僻居海隅。需用物料。以及桅木真杉。
必購之江省。方可興修。寧台溫距省遙遠。再至江省。

千有餘里。渡江越嶺。往返需時。且定黃溫三鎮。戰艦
接踵修造。松樟雜木。搜括無遺。一切木料。遠購外郡。
浙省船工。與江省工程。委難同日而語。今允修之部
文。奉憲臺以准到之日為始。按月扣算。但其間行司
行府。轉行屬縣。自閩至浙。自省至府。自府至縣。道路
迢遠。行文約有一月之期。而承修各縣奉文之後。具
領赴司請價。回縣採辦物料。不無又多時日。是大修
限三個月。小修限兩個月。為滿。僅供行文領價往返
辦料而已。其工程。何能神輸鬼運。而保無悞限期乎。

本府等伏思 欽部查審之案件。尚有四月六月之
定限。况戰船爲土木之工。百倍乎案牘之事。在承修
各官。坐受叅罰。固所無辭。而於船工。究無裨補。事關
防海要需。而實爲浙省莫大重務。本府等不敢緘默。
所當併邀憲臺鑒原。均爲修葺之船隻。而實有辦料
之不同。江浙之攸殊。奉文之展轉。工程之浩鉅。併賜
題請寬展。俾承督各官。上緊催趲。修竣總期無悞
軍工。此出自憲臺栽培屬吏之弘仁。本府等咸感被
無涯矣。

請更戰船 修船責歸標營

查得額設戰船。向係各縣遵照應修之限。按期承修。
茲蒙憲檄。奉部查議。將戰船不應發州縣修理。又不
應限年發修。請將小修之例。改爲每年議修。工料銀
兩。分爲七年給發。至應修之年。一應物料。遣役於出
產之處。分頭採買。動用錢糧。俱於大修之年。彙總報
銷緣由。果否有益於軍需之處。詳加定議。等因。遵卽
移准本府海防同知。并行據鄞慈奉鎮象五縣議覆。
前來。本府備查戰船。乃行駛海洋巨浪之中。兼之日

守寧行知錄 卷三
晒雨淋朽漏最易。若拘應修之年限。而不時勤補葺。則小修大修以及拆造。船隻有朽擱之虞。而防勦鮮實用之効。然不責之管駕之標營。則何處漏縫應。何處堵板應。更在承修之縣。莫得而知。是戰船不發。州縣修理。而歸諳練之標營。度其材料。督以程式。以三年小修之例。改爲每年議修。工料銀兩。分爲七年給發。自於軍需大有裨益。且應修之年。預於出產之處。採買物料。而無臨期拮据之苦。於大修之年。彙總報銷。更免咨達往返之煩。是均有裨益于軍需所當

亟請具題定例。永爲遵守者也。

請更戰船前件

查得修造戰艦一役。最為繁苦。如文職辦料。以盤運維艱。有賠墊之累。監督武弁。以船駕洪濤。持堅固之議。各執一見。弊端叢生。是以從前修船捕盜匠役。原有以成料為不堪。以陋規為常例。需索酒食等弊。幸奉撫憲禁飭之後。目今督修承修各官。彼此和協。俱能恪遵憲禁。與從前大不相侔。慈據鄞慈等縣。咸以並無前項之弊。具覆。是六縣已久沾雨露矣。今奉撫憲。有議定處分之咨。又荷督憲俯念屬員。會疏具

守寧行錄 卷三
題則以一言九鼎立萬世之章程。慮始慮終之鴻恩。在文員惟有頂祝。在營員愈知凜遵。需索之弊自可永絕。但從前積弊舉非現今之事。伏乞轉請督憲俯念苦工。免爲深究。則文武各官均沐鴻庥於無既矣。

漁期船隻

澳船專責武弁查驗

查得出海船隻。每至漁期。不無倍多。然弛禁以來。歷年皆然。非自今日始也。茲鎮海城守營以漁期船隻愈多。益難稽查。詳請暫委文職協查。蒙憲行查議到。府遵卽行據鎮海縣議覆前來。本府備查。凡貿捕船隻出入。尚責防守海口官弁查驗。煌煌定例。業已家喻戶曉。在漁民孰敢不聽查驗。以自貽抗越之愆。卽間有一二頑梗無知。鎮關盤查之處。與鎮縣咫尺。不難就近移交有司責懲。在小民風行草偃。靡不做

惕遵循。况另委佐貳一員。文武查驗紛繁。漁船益多。耽擱。則文職似可不必協查。應請仍照成例遵行者也。

鎮關之稽 前件

查得商漁船隻往洋貿捕。案奉部文。責令防守海口。官員點驗盤查。今鎮海一關。地當孔道。船隻輻輳。該城守韓叅將。以商民不服武職。請委文職協同稽查。並自內出外船隻。改委鎮標守關營船盤驗。詳奉憲行查議。遵行鎮海縣議覆前來。本府查從前船隻到關。原令文職掛號。武職盤查。緣經由衙門既多。商民必致停擱。業經海稅關議請一處。已奉歸併武職。以肅責成。在案。今若更議再委文職。則查驗紛繁。恐致

濡滯且刁頑之徒不服營員卽委文職佐貳亦豈能
卽爲懾服似船隻到口不必再委文職稽查以滋複
擾也但恐有頑抗之輩自恃通商裕課飄然長往水
陸懸隔無由追察應如該營所請入口之船責之城
守官兵出口之船責之鎮標守關營船便於追驗設
果不服令該營一面移解有司一面報憲究懲庶聞
風知警一轉移間而查察旣宜且無商民停滯之慮
矣至於守備職司兵餉可否如營議責之分防關口
弁員協同鎮標守汛營船千總一處用心稽查應候
憲裁非本府所敢定議也

詒詢防海

防海

查得商漁船隻往來海上。內則取結編號。刊字給照。出則守口官兵。稽查盤驗。外則水師戰艦。佈列巡防。立法非不善。稽查非不嚴。舟師非不備。而乃失事頻聞。致煩憲臺清慮。惴惴以良法下詢。本府身歷海疆。敢不悉心籌度。以仰副固國衛民之至意。竊查海洋遼濶。相距數省。江浙閩廣之船。去來錯雜。且或貿易外番。或就洋採捕。住留靡定。行駛無常。其汛防戰哨各船。避外洋之風潮。而住泊於附近島嶼。瞭望難

周巡勦莫及。勢所必至。已入憲鑒洞悉之中。第在營則以爲奸船出海。有司之給照宜嚴。在縣則以爲小盜竊發。營汛之搜勦爲亟。兩者均屬防海要務。而以本府管窺計畫。給照盤查之法。固已詳盡。更無遺議。而戰艦巡禦之方。今日所當亟加講求者也。如寧屬六縣出海之船。原無巨艦大艘。不過舢舨等船名色。行駛本洋。或來往溫台。以及杭嘉諸郡。非與閩廣商艘。張旗列械。遠越外省者比。今寧屬六縣。取結給照。嚴飭印官。實力奉行。不容毫髮少假。而守口武職。嚴

加查察。一遵成例。宜可永杜奸民之出入矣。若夫奸商。虧本而肆劫。船舵謀財而捏報。以及棍徒走險。變起一時。惟在外洋分汛官兵。瞭望遍及。追勦神速。無難卽時擒滅。今寧區係定海鎮標。崙轄如中營洋汛之青龍港等。及左營之長塗等。右營之長白等。各處洋面。旣稱衝險要地。則應各駕戰艦。并帶哨船。每日按汛。輪流瞭望。聯絡巡查。使賊踪無住泊之處。遇警則首動尾應。併力夾攻。無事亦大張旗幟。軍聲丕振。則行舟過艦。見官兵整暇有備。淳良者皆得恃以無

恐而不軌者又孰不膽落而易轍哉。再於沿海各口。嚴示商民船隻。皆由官兵汛守巡查之處。毋許遠越外洋行駛。并令計潮按日。結隊聯行。慎勿孤舟獨往。致罹叵測。如是則內嚴外密。而自衛綢繆。覬覦無從而劫失可杜矣。

諮詢防海

覆查得諮詢防海良法一案。蒙憲臺彙議條晰通詳。復奉撫憲以傳籌巡防之法。及兩汛交界添設巡防。并玉環山作何設防之處。檄行確議。此誠鞏固海疆。奠安商民。有加無已之至意也。遵復轉移定鎮三營。查覆前來。本府查設籌所以勤巡邏。似宜置立分給。雖汛有遠近之各異。風有順逆之不時。第今各汛戰艦日事海中。自此達彼。按潮計日。自有程期。風色順逆亦難掩飾。倘巡查哨船。遇逆遇颶。固非人力所施。

似難限日繳驗。然於某日避風灣泊某處。必須明白開稟。而該管營將。不難計日計風。嚴爲考較。至於憲臺原議。將所換傳籌繳驗。似應籌上開明某汛字樣。必巡船互到。彼汛始能遞換。可無不往巡查之弊。抑或再飭巡船。務取到過某汛回照。一並繳驗。倘無彼汛照驗併繳。卽坐以不實力奉行之罪。則領籌不往之弊。自可杜矣。至若定鎮水汛交界之處。東至普陀。北至江南崇明。南至石浦與黃巖爲界。旣經該標設有官兵船隻巡防。又閩還戰船修葺完竣。每汛已經

議添。無庸復贅。其玉環山隸在台屬。里數田疇。應聽台府查覆可也。

軍器有應禁鳥鎗

看得律禁火炮火筒而不及鳥鎗。以鳥鎗爲火器之小者。亦卽大炮內之一種。不必更列名目也。惟是器小則易製。而奸宄之徒。每挾之以傷人。且放打鳥獸。多戕物命。其禁之也固宜。若以爲民間防盜所需。則凡刀鎗弓矢。皆足以爲防禦之具。豈因有鳥鎗一項。遂可以禁盜之不生乎。然但禁新製。而不禁舊藏。則奸民之傷人戕物者。皆得藉口舊藏。而公然挾持無忌也。卽有新製者。亦得以舊藏推托。而相比爲奸也。

更有挾仇之家。指舊藏爲新製。而紛紜首告。遺累未
有窮盡也。今宜定例。除營伍及有錢糧責任衙門。備
蓄外。民間一切禁用。飭令有司出示。曉諭民間。嗣後
不得私製鳥鎗。如有私製者。照私藏應禁軍器律治
罪。鐵匠之私鑄者如之。其舊製鳥鎗。令本家盡行銷
毀。如有隱匿不行銷毀者。卽以新製論罪。官役亦不
得借端索詐。違者併治以罪。如此則鳥鎗一項。可以
永禁。非惟有益民生。抑且保全物類。而奸宄之徒。可
以漸杜。其爲裨益匪淺鮮矣。

懇憲恩准 普陀山住持

覆看得普陀乃南海名山。其寺僧住持。所以必論宗
派者。蓋恐外來卓錫之僧。奸良莫辨。或滋意外之虞。
而所以必擇德行者。蓋因寺中焚修之衆。戒律所承。
必勝表率之任也。前住僧照音。業經取有士民公舉
甘結。詳送憲臺。復奉駁查。仰見崇慎法門至意。隨又
行據該縣詳稱。照音自幼披剃本山。是其派之正也。
僧衆咸服有素。是其德之優也。且敦請住持方丈。三
載皆無異詞。是於派中而更推德行之欽服者也。因

照音適係宗派之首。故縣詳有輪應之語。既爲士民
耆舊合山衆僧公議允服。當仍照前議。令爲本寺住
持。以弘象教者也。

緝奸杜害

覆看得普陀山寺。孤懸海外。僧衆雜處。覺察須嚴。前
奉批議。行據該縣查覆。以僧人照音住持本山。化導
羣衲。約束緇流。而該縣時爲稽覈。以輯無良。詳奉前
憲。有再會同定海鎮察議之批。今准定鎮議。覆照音
不願住持。自甘退避。而本山原有前後兩寺。前寺住
頭陀通亮。後寺住僧人別菴。此兩僧者。戒行素精。前
欽差齋發帑金。亦惟交兩僧收管。今應照議。兩僧
仍住前後兩寺。各司化導。約束之責。匪類不許容留。

犯規卽行報逐。仍飭定海縣。不時嚴加查察。庶古剎不致藏奸。而海疆保其清淨矣。

緝奸杜害

看得詳議普陀山住持一案。內定鎮葉遊擊。有防守普陀把總具稟之語。與前提督原咨云。不便駐劄官兵。兩相互異。奉憲批查。遵卽咨准護定海鎮石遊擊覆稱。普陀一山。當日題復定海山疏內。原未議及。是以未經設防。嗣因御發帑金到寺。撥兵防護。又于盜艘竄入商船等事。案內將普陀開列內洋汛地。撥兵防守。冊報在案。其前提督不便駐劄官兵之咨在先。黃總兵撥兵防守冊報在後。是以參差。至應否

仍行設防。已經該鎮詳請憲示。應候另案知照。

咨商事 查海船

竊照出海商漁船隻案。奉憲臺碩畫周詳。察明船戶
舵工水手年貌籍貫。取具地方親鄰保結。再令每五
船共出互結。該縣加具印結。造冊呈送。俾奸宄潛消。
盜絕風清。法至善也。本府凜奉憲檄。轉飭屬縣。實力
奉行。已據造有冊結。轉送在案矣。惟是船隻行駛。汪
洋巨浸之中。或有遇颶飄失無存者。或有朽爛無資
修葺。轉售他人者。或有本縣船戶。轉賣與外縣民人
管駕者。開除更改。事不一定。若不呈明。飄沒受授之

處報除報頂。則有船者名未入冊。而無船者冊尚存。名殊難稽核。更一船之內。舵工水手。亦有不時更換。若執原照出洋。守口弁兵。盤驗稽查。而人非其人。自必拘拿解審。不惟擾累商民。又多一番案牘。似應行令沿海各縣印官。大張告示。曉諭商民。凡有覆溺之船。呈報該縣。開除存案。若兩相賣買者。卽時呈明。各該縣頂除更正。取具保互各結。烙號給照。至于更換舵水人數。亦卽開明情節。具呈該縣。改填年貌。但不許衙役借端勒措。致妨生業。倘有違犯。告發訪聞。重

繩以法。如是則冊無虛名。而人有確數。旣無重複漏造之虞。而不逞之徒。無所容其影射矣。第前項開除更改者。若零星續報。不無滋瀆。可否於季終彙報。併查取更換頂補各船冊結。呈送憲核。相應詳明。伏候憲臺批示。以便通行屬縣。一體遵照施行。

洋船新例

竊照寧郡自開海以來。設立稅關。恭遇

皇仁遐播。海不揚波。商漁船隻往來絡繹。其出關之船。於咨商事案內。奉憲行給票烙號。取具保互各結。船頭刊刻船戶舵工姓名。立法周詳嚴密。是以歷歲無虞。至於外來無印烙洋船。或有造自外番。仍恐奸良莫辨。荷蒙憲臺會同督憲具題。為請禁外國造船等事。部議覆奉

俞旨。新頒定例。仰見上憲綢繆未雨。永固苞桑之至意。

甚深且遠也。惟是康熙二十五年為呈請照例酌定事。奉部文貿易船隻准帶軍器交與收海稅官員并防守海口官員查驗。故於鎮關之稽察任重及盜艘竄入商船各案俱議一應洋船出入止責武弁盤察。而文職槩不預聞。後鎮海城守韓叅將為漁期船隻甚多等事詳請委文職協查亦以成例議歸武弁專責。今奉部文內開應將內地商人往外國貿易若損壞船隻替造船隻來者到關時稟明地方官併防守海口官員等因。如地方官不行查出定有失察處分。

通行在案。

煌煌新例自應恪遵。但在該監督惟知稅課之取贏。罔顧封疆之宜慎。往往以有司不得阻撓關稅為詞。如上年李君愛陳琬典二船皆無印烙而稅關巡役藉收稅之名公然乘坐直入。一則失舵於爵谿而象縣申報一則揚帆至寧港而鄞縣報明。此大彰明較著者矣。若任其所行地方官莫可如何將來倘有貽悞誰任其咎。本府管窺之見謬議嗣後請飭進關船隻稟遵部文稟明鎮海縣同營員一體稽查如有違例

守寧行知錄 卷三
之船該縣卽行詳報各憲候示。並不許書役稍有需索及稽遲守候。以妨生業。違者重究。倘失於覺查。至寧港內被郵縣察出申報。則坐鎮縣以失察之咎。庶幾責成既專。可無諉悞。再請嚴飭海稅關。不得仍前縱令巡役。假借收稅爲名。擅將違例船隻押坐入關。將來海濱萬姓。永安樂利之鄉。共保金湯之固。咸頂戴憲恩於奕世矣。

守寧行知錄卷四

請商一得 防海

竊照言治平於今日。山無伏莽。海不揚波。

聖天子赫聲濯靈。德施汪濊。遠陬八荒。咸歸怙冒之中。千古昇平之盛。從未有如今日。則本府一介迂儒。蚊負四明。惟有恪遵成憲。曷敢輕言更易也哉。雖然。儒生上下今古。盱衡往昔。草茅伏處中。尚有慷慨笑談。爲論定時宜計。矧職守攸關。居安思變。相勢度形。有一通移間。而犄角之形。周而無弊者。敢請商於貴鎮。

馬本府論全浙形勢。所重在海。而防海之責。重以四鎮。統以提督。綠師屯駐。多在寧城。而貴鎮衙門。於康熙二十四年。移駐定海。前憲許謨。碩畫良爲盡美。第貴鎮一移。而所統之戰船。共六十七隻。隨泊定洋。鎮海駐一城守。統陸師一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則鎮海城守。止可用命於山麓郊原。而汪洋浩淼。問津無從矣。本府查前任陳提督密陳防海機宜等事一案。凡一應洋船。俱挽泊定海山。令文武官查盤。題奉俞旨。着照現行例行。後議以繞道不便。故爾中止。是盤

查於定海者。既不便繞道以行矣。而盤查於鎮海者。查有鎮關之稽察任重等事。案內議以出口之船。責之鎮標。水汛入口之船。責之城守。陸汛已煩。各憲之圖維矣。今查鎮城守。並無一船額設。蛟門虎蹲之間。波濤天險。匪特四明之咽喉。實全浙之門戶。一船莫設。寸步莫移。籌畫邊疆。非添設戰船。不可第其間添設之處。若題請打造。則錢糧不便。若添設水師。則額制有經。行止之間。事屬掣肘。本府思貴鎮戰船。共六十七隻。通泊定洋。可否卽於此中。通融量撥數隻。

或於城守一千二百餘員名之兵。酌量配搭。論常則更番訓練。水陸咸精。論變則朦朧有藉。倚貴鎮以爲犄角之勢。一通移間。而錢糧不費也。額設不添也。事不擾而事有濟者也。貴鎮鴻才卓識。凡事確有成竹。倘微言管見。有當採擇。徑請貴鎮咨明各憲。定議施行。

奇災異慘請賑

竊照本府躬叨郡守職司民牧。凡閭閻疾苦。理當上聞。非祇告無罪於曠官。實仰體憲臺子惠元元至意。寧屬負山阻海。地瘠民貧。幸邇年以來。時豐物阜。今歲自春徂夏。五雨十風。早稻頗稱有慶。不意本年七月二十四五六。以及八月初三四五等日。烈風暴雨。陰翳連旬。山水驟發。海汛返潮。大浪掀天。狂瀾覆地。城垣倒塌。民舍衝頽。田禾被淹。鄞鎮二縣稍差。慈奉二縣倍烈。男悲女泣。慘不忍聞。告蠲告賑。庭無虛日。

本府痛心蒿目。寢食不安。前據慈縣護印王教諭奉
化施知縣呈報前來。一面據文通詳。一面飭令查勘
軫恤。雖成災分數。與例果否相符。尚須漲水退完。履
畝踏勘。分別據實造冊到日。核報籲題。但此災黎
嗷嗷。房產蕩盡。晨夕無炊。若不急時求賑。勢必展轉
溝壑。流散四方。本府晝夜思維。但令捐俸備賑。杯水
無益。若徒云設法。終托空言。因思歷年捐積稻穀。奉
文積貯。原爲備荒之用。今查鄞縣歷年道府廳縣發
貯贖穀易米。共四百六十六石四斗。又贖穀一十九

石六斗。歷年官紳士庶。捐輸稻穀。九百七十八石。慈
谿縣贖穀二十四石。又歷年捐穀一百七十六石。奉
化縣贖穀二十四石。歷年捐穀一百五十六石。鎮海
縣歷年捐穀一百三十一石九斗。此係報部。現在貯
倉米穀。伏乞憲臺鴻慈。轉詳督撫。二憲一面具題。
將浙省積穀救賑。一面准先動支本郡積穀。稍延日
夕。倘以部議未可預定。卽或做出陳易新之例。暫發
救饑。免其起息。俟來歲秋收日補倉。亦移民移粟之
一端。於難民未必無小補也。

奇災異慘

查得寧屬鄞慈奉鎮象縣田禾俱被秋災。民多失望。已將被災情形詳報各憲。遵奉憲檄。查慈邑與報災之例相符。就經詳請具疏。題報。隨蒙各憲將歷年捐贖米穀并捐助米石。兩次賑濟慈邑災黎。本府已竭捐穀二百石。米六百石。報賑在案。猶恐米價騰貴。又請委員往溫買米。現今運慈平糴。接濟饑民。似可毋庸再賑矣。查鄞奉鎮象四縣前據士民紛紛具呈。雖成災與例不符。而被災均屬可憫。今查有鄞縣捐

穀一百石。奉化縣捐穀一百八十石。鎮海縣捐穀一百三十二石。象山縣捐穀二百石。并據鄞奉鎮象縣各申稱現在多方勸諭紳衿士庶共勸捐賑。但災民甚衆。捐數無多。不敷賑濟。所有本府具詳仰體恤災等事。案內除平糴米價抵還原借本銀外。餘米五百九十石零。又前賑慈邑。餘剩台州府寧海縣協捐米五十石。相應詳請分賑各縣。則同沐憲恩於無旣矣。

仰體恤災借庫余賑

竊照寧郡本年七八月內。洪水爲災。民居漂沒。禾稼盡淹。在慈邑爲最。而鄞奉鎮三邑次之。今象邑田禾又被風漂蟲食。節經據文通報在案。本府職司民牧。目擊心傷。現將被災情形。確查詳報。間隨奉撫憲發米賑濟慈邑。并本府自捐及勸捐米石。親詣給散。一面設法勸輸分賑外。但鄞等各縣被災之饑民。爲數甚多。而來歲之收穫。爲期甚遠。今賑濟所及。每戶不過升斗。止可救一時之急。而不能給終歲之需。且鄰

近紹屬亦被災傷賣米商民多從遠販誠恐將來米價騰貴災民益致困苦本府再四圖維欲爲善後之圖必得變通之法近聞溫府年歲豐稔米價稍平從海轉運抵寧脚費甚省本府擬借措本銀二千兩遴委本府經歷前往採買載運回寧照價發縣平糶計口量賣其一應足食之家與射利之徒不得冒糶至所運買米石完日卽將原本往買相繼接運循環不已如是則被災民人出一斗之價可獲斗餘之米庶在官不廢公帑而小民得沾實惠雖一時移粟之舉似可爲終歲拯援之計矣本府爲地方民生起見冒昧詳請仰邀憲臺鴻慈俯准批示以便移會溫府採買接濟萬民幸甚

叩天酌盈緩徵改撥

看得慈邑洪水爲災。田禾淹沒。小民際此奇荒。哀苦萬狀。業經詳奉憲臺捐米賑濟。具題請蠲在案。第查錢糧糧米。奉撥兵需。按月支給。毋容刻緩。本府身任司牧。目擊災民困苦。救死不暇。焉能如期上納。縣令亦難急迫催科。是以前詳憲臺。恩賜緩徵。稍紓民力。又奉憲行。將九月分兵米。改撥省倉。合邑遺黎。咸獲更生之慶矣。今又據慈谿縣詳。據耆民葉禎祥等。先期呼籲。將康熙三十年分秋米。于成熟縣分。撥給

春夏兵米。慈邑應輸秋米。統撥於秋冬徵兌。則一轉移間。軍需無缺。民力可紓。本府復思計口兵糈。例應撥支。而災災黎。尤所當恤。不得不據情上請。冀蒙俯允通融。以拯哀鴻之無告者也。

報明異常捐修城垣

查得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初三四等日。疊被風雨。衝塌城垣臺寨等項。奉憲批行。遵照康熙二十四年部文。責令該地方文武各官捐修等因。遵行各縣移營一體遵照。公捐修葺。今據鄞慈奉鎮象五縣各覆稱。縣城墩臺。應本縣捐修。外其沿海衛所城垣。請照往例。汛防各營捐修等情。本府備查鄞邑。倒塌郡城。并大嵩城垣。慈邑倒塌縣城。并觀海衛東南城垣。奉邑倒塌縣城。并應家棚城。

垣臺寨營房及湖頭渡汎長嶺瞭臺烟缸鎮邑倒塌
縣城并招寶山城穿山霏霽崑亭龍山四汎城垣以
及沿海墩臺象邑倒塌縣城并昌國石浦錢倉爵谿
等汎城垣以及臺寨營房均關邊海疆圉亟宜修葺
以圖鞏固但奉部行責令文武各官捐修而土木之
工所費不訾薄俸之捐爲數無幾往往經年駁議幾
於築舍道傍是與其衆捐公修致有觀望延挨之弊
不若分任蒞責可期堅固速竣之功案查康熙二十
四年間前任李知府議令縣城責令各縣印官捐修

自無容其推諉至於邊海汎防城垣如大嵩穿山等
處較之郡邑城身窄小短狹爲力甚易凡隸寧屬地
方之衛所城垣議令駐劄寧區各武職設法捐修就
近督率責有攸歸已經通詳前憲轉詳前撫憲趙奉
批如詳分修在案今據各該縣具詳前來相應循例
將縣城責令各縣印官捐修其衛所城垣仍應武職
分任捐修完報庶無延諉再查慈邑之觀海衛東南
城垣鎮邑之龍山所城康熙二十四年係該縣捐修
又鎮邑之霏霽所城象邑之昌石二城於海氛旣靖

等事案內奉憲通行捐銀發縣修葺。今該縣以事屬
衛所。援例議歸管員。合併詳明。伏祈憲臺批示。以便
移行營縣遵照。則工程各有責成。邊圉得以完固。其
於海疆防禦之資。所裨非淺。也。

私鑄之禁

覆看得收繳私錢一案。前奉憲檄查議。因寧屬民間
貿易。俱係紋銀。所有行使。盡屬官板制錢。無從收解。
業經詳覆。後奉有此係通行之案。不得以該屬並無
私鑄。置之不議。之批。遵又飛檄鄆等六縣。議詳前來。
本府備查部文內開。着令州縣衛所官員。動支庫銀。
照買銅價。每觔給銀一錢。收取解司等語。甚為明晰。
自應祇遵。無庸更議。但以仁邑具詳私鑄薄小者。內
有鉛砂折耗。作何收繳之法。奉行查議。茲據各縣皆

議分別錢色高低折減。若是則銅價與部行每劬給銀一錢之文不符。而况鎔變折耗之間。勢又難以畫一乎。惟查部文內云。收完之日。或應燬化變價撥給兵餉。或應何項應用之處。題明再議等語。是所收之錢。作何應用。尚無一定。本府查南新北新二鈔關。皆有額解銅劬。應請於解司收完之日。共收小錢計銅若干劬。交與該關作銅解部應用。仍令該關照銅價交司。補還州縣衛所庫銀。則與部行不悖。而折耗之慮。亦可無虞矣。謬議如斯。伏祈採擇。

尊聖必先

竊照萬古不夜。尼山之日月常新。兩浙蒙休。憲德之尊崇罔替。工歌得律。呂之精微。典祀協儀。文之度數。一誠昭格。下吏嚮風。仰惟憲臺。理學真傳。危微紹述。以浙省丁祭之典。缺焉不講。咨請衍聖府發典樂者來浙教習。遂使容節咸通。情文備至。猗歟休哉。誠與泗水東山。並誌不朽矣。今月十五日。准到杭州府頒發憲定禮樂考到府。朝夕捧閱。見簠簋豆籩。鐘鼓管籥。履中蹈和中。規中矩。前人之良法美意。得憲臺之

釐正而益明。本府景仰有心。就瞻無地。念四明爲邊海之區。竊見春秋二祭。不過聊陳故事。今文廟宮牆業已修葺。而禮樂器具。亦將漸次購補。惟干羽舞蹈之儀。童無習焉。敢請憲臺鴻恩。准發樂舞生六人來寧。本府於屬邑童子中。選其聲音清亮。潛修文藝者。堂上堂下。遵定數。共用八十六人。免其雜徭。歲科兩試。准入府冊。送學院考試。一有入學。另行選補。其憲發之樂舞生。本府捐資。按月給廩。均着府學教授任元。撰董其事。俾海隅日出。得聞至樂。同觀大禮。咸

沐鴻慈於無旣矣。爲此具詳。伏祈俞允。照發舉行。

尊聖必先

看得大典之舉行於海隅者。賴憲德之光昭。大典之
永遵於千古者。必憲批之垂示。本府於四月二十七
日。准杭州府送到樂舞生俞時鳴等六名。卽轉送府
學。令教授任元撰董率教習。新充樂舞生朝夕演習。
其一應樂器。本府俱一一捐置齊備。於六月初五日
習成。敦請提督本道。會同闔城文武官員。同觀演樂。
斯時環橋觀聽。幾萬餘人。不約而衣冠盡飭。整肅無
譁。固禮樂之感人。良由憲德之振作。本府何幸而躬

逢其盛也。今初六日已行告廟。卽將憲發教習樂舞生六名。給文移還杭州府外。應將一應樂器儀注。附入誌書。使將來相傳弗失。理合詳請憲臺批示遵行。

觀光 聖樂

看得事莫大於禮樂。教實始於學宮。當丁祭之期。俎豆宜有定品。聲歌應備元音。皆所以尊師重道。崇報本也。茲蒙撫憲特興崇

聖之典。更加考訂之功。頒書於各屬。俾知器數名目。咨請於闕里。用習舞奏聲容。洵千載一時。亘古不多。再見本府職司主獻。遵奉憲行。補禮器之缺失。請樂舞以習演。因於告成之日。敦請提督本道及同城文武官員。同觀盛典。乃提臺以殘缺之餘。得瞻明備之盛。

不禁神往。咨請嘉勵。茲蒙行查到府。伏思本府。忝列
守土。分所當為。卽竭力遵循。無非推廣撫憲振興德
意。何敢仰邀優獎。但恐歷久復湮。是以有勒石之請。
蓋欲垂之久遠。俾撫憲之曠典常新。並提臺之相與
有成。俱足以光顯奕世。與貞珉同爲不朽矣。行據府
學教授任元撰。造送捐備樂器前來。理合據以詳送。
伏候裁奪。

詳明樂舞

看得 聖教與天地同功。憲德偕斗山並重。歲試將
竣。十一郡之孤寒。悉沐陽春。科考方行。千萬士之奮
磨。咸思皇路。惟憲臺爲萬世宗工。故多士百年幸遇。
今丁祭之禮樂舊章。旣賴撫憲以釐正。而成童之鼓
勵舞習。必賴憲德以栽培。所有樂舞生八十六名。凡
遇歲科兩試。除已考入正案外。倘有未經錄取者。本
府擬照各童之縣分。另行附入冊尾。一體送試。在各
童得沐憲恩。而習學勿衰。在 聖祀得賴憲批。而章

守寧行錄 卷四
程罔替。此聖宮之祀典常新。由憲德之昭垂裕後也。

謹陳商漁

查得商漁船隻行駛海洋。恐有匪類混入。稽察不可不嚴。此定鎮所以咨陳商漁出海貿易之條也。遵蒙憲檄查議。行據鄞慈等縣議覆前來。本府查咨開。凡有出海買捕船隻。給與印信照票。備開船戶舵工。并在船水手人等姓名年貌籍貫。并註明前往何處生理。用印鈐蓋。以杜添註更改。卽關票亦宜與縣票相同。等因。案查先爲咨商事。奉督撫二憲飭行。凡出洋大小各船。止取船戶舵工。親鄰保結。給與印照。蓋以

船戶舵工爲一船之主宰。今既查明年貌籍貫。取結編號。則具結之親鄰。斷不敢擅保爲匪之船戶舵工。船戶舵工。既不爲匪。又安容爲匪之水手。以自取罪戾。此拔本塞源立法已極周密。若夫僱倩水手來去無常。生理漁樵。向往靡定。似難概爲填註。致滋換票之煩。至於關票縣照。自應畫一。如有互異。應聽該汛官兵盤察者也。又咨開。凡遇口次。及在洋有官兵船隻巡防之處。聽其查驗。不得揚帆徑過。等因。查舟行大洋。惟籍潮汐風便。非與內港可比。若必令就塘汛

住泊。夜宿曉行。不惟迂迴停滯。致累商民。抑且破浪乘風。勢難遽住。似應聽其隨便灣泊。惟在塘汛官兵巡察之得宜耳。又咨開。不可於洋內戲放鎗炮。俾官兵便於稽查。等因。案查在洋戲放鎗炮。久經禁飭。今應再加嚴示。曉諭不得無故擅放。至隨帶軍器。案奉飭行。照船之大小。帶軍器之多寡。應於縣給票內註明。并稅關之票。亦應一例查填。以便營汛官兵在洋稽查。庶奸宄淨絕。而商民自安矣。

謹陳商漁

查得出洋大小船隻。案奉查取船戶舵工地方親鄰保互各結。并船頭刊刻字號姓名。給發印照。令防守海口官兵查驗相符。方許出口。現經實力奉行。無不凜慎守法矣。茲緣台府以漁船過期掣銷票照。具詳督憲。奉有停泊之時。作何稽管之批。蒙檄轉行查議。仰見上憲軫念海疆。戢奸弭患之至意。遵行鄞等屬縣議覆前來。本府備查。寧屬民間置造船隻。終年藉以餬口。樵採貿易。原非一定。漁期過後。俱各有生業。

並無停泊之船。其稽管之法。毋論在外洋內港。必由鎮關出入。惟遵照從前取結給照。嚴行查驗。一船有犯五船連坐。似無所容其私駕爲非之弊也。理合詳覆。

叩憐運丁

看得寧波衛屯田地畝。坐落鄞奉二縣。其未經歸縣之前。係名民佃種。運丁收租完糧。自康熙二十七年間奉

旨歸縣帶徵。該年仍係衛官徵收。至二十八年錢糧奉詔蠲免。今二十九年。該縣徵糧。俱係佃戶按數完納。此運丁楊良臣等。所以冀有餘租津貼之控也。遵奉憲行查議。隨即移准寧波衛。并行據鄞奉二縣各覆前來。本府備查。該衛田地。原係名佃收租。則完糧之外。

似不無餘剩租穀。但據鄞縣稱。江塗坍漲荒棄。多屬無收。而奉縣稱。田租地稅。以上中下。則扣算。不敷抵補荒冲地畝之數。則租穀之所餘。似又無幾矣。再查該衛移送運丁每年收租冊內。止有穀數。而無田地畝數。無從扣算。且與歸縣原冊花名不符。似難遽爲定衡。總之運丁之收租。與民間之收租無異。其地土之肥瘠。租穀之多寡。年歲之豐歉。穀價之低昂。皆不能預爲畫一。應如縣議。在該縣祇遵糧額。每畝照則徵收。其間有無餘租。請行該衛。着令從前執業之運

丁。自同佃戶酌議。每畝除完糧外。量收餘租。以資津運。佃戶不得藉口歸縣。指勒運丁。各丁亦不得越數過收。苦累窮佃。仍大書告示。實貼有屯。各都。皆俾其家喻戶曉。一體遵奉。至於二十八年屯田。除錢糧奉旨免徵外。亦應聽各丁照所議餘租量收津貼者也。

叩憐運丁

看得寧波衛運丁。呈請收取餘租津運一案。已經憲臺核移藩司。詳明撫院。允批知照。一體恪遵矣。茲奉檄行。復據衛文查議。隨行鄞奉二縣。議詳前來。本府查鄞縣甬東船貫荒廢地畝錢糧。先奉憲議。以三十年名佃爲始。仍以五年爲期。准於甬東餘租銀內。扣抵。今據該縣稱。陳百總預將兩年餘租。先行收歸。以致二十九年。墊解銀一十一兩二分五釐。應請飭行該衛。移解補項。至於嗣後餘租銀穀。運丁既有漕務

身。無暇履畝收租。寧衛詳議。仍委交割屯田陳百
總附近收納。給發本衛印票。甚為妥便。其每年應補
荒廢船貫地銀。亦令佃戶將租銀赴衛并納。彙同丁
銀。一併移解鄞縣。轉解可也。若奉縣屯田地畝。二十
八年錢糧奉

旨蠲免。正賦佃戶沾恩外。運丁計及餘租。但上中下則。
荒熟盈歉。原自不同。且有懸缺無徵者。有新行開墾
者。二十九年錢糧。前縣施令尚為捐補。其二十八年。
不問可知。今有無餘租。可以津貼。該衛百總歷年到

地。自必稔知。有司不便代催。應聽衛弁自行查收。以
免推諉之弊也。

奏銷康熙

查得江撫咨追已故吳江偉名下修船銀兩。遵蒙憲
行轉飭鎮海縣追解。據覆伊子吳宗魯、孫吳仁觀會
觀移住鄞縣莫家漕地方。本區毫無田地房屋。隨檄
鄞縣飭查。又以宗魯遠出在外。僅止幼男二人。寄寓
親家。口食不給。並無產業。爲覆。屢加駁詰。各取里族
甘結。詳請免追。本府備查。原任蘇州府通判吳江偉
先於康熙十四年間。爲嚴查報解銀兩事。奉追銀一
萬六千九百兩。已將田地舊房。變價銀一百五十四

兩零復奉部駁。嚴搜家產。並無遺漏。前憲取結。題
豁在案。今蒙行追前項修船銀兩。原係人亡產絕。無
可復追。已據鄞鎮二縣結勘不扶。相應加結詳覆。伏
候轉請撫憲。咨明江撫可也。

叩憲飭縣

查得硤塘關乎水利。修築不宜後時。今烏金硤廟後
塘倒塌。里民夏恆德等具呈憲轅。蒙批查明舊例。秉
公確議。遵卽移行廳縣。查例確勘。估計工程。復行核
減。今准據冊報。坍壞洩水處所。共計二十七丈。坍損
未經洩水處所。亦共二十七丈。減估價銀一百九十
一兩七錢零。查坍洩與坍損未洩各塘。雖差有不同。
然俱已不堪。相應同時興作。以爲一勞永逸之圖。但
旣利溥七鄉。亦應七鄉照估。分辦料物。各立界椿。修

築以沽利之田畝。同築公眾之礮塘。原非派令捐輸。似無不樂於從事。况又有舊例可循者乎。惟是收銀辦料。不得假手胥役。應令每鄉推擇殷實老成一人。舉報該縣。從公分定。應修處所。俾董其事。期無偏枯滋擾。倘有徇私不公。許該地民人。據實直訴該縣。輕則就縣發落。重則解憲究懲。庶幾各知警惕。凜循趨事。至本府通判。有水利之責。應單騎十日一巡。稽攷工程。分別勤惰。以加勸懲。則工易竣而民無擾。坐臨之旨。可無獨承向隅之悲矣。

守寧行知錄卷五

有官無役

看得奉邑連山驛全書原載經制驛丞一員。驛皂二名。驛夫二十五名。答應驛站差使。至康熙十四年間。為暫移存留可緩等事。案內驛夫工食奉文全裁。康熙二十七年間。又為題明請將驛站等事案內驛皂亦經奉裁。止留一官。並無一役。是以該縣先據驛丞張之英申稱。奉憲發配徒犯到驛。無役管押。誠恐疎虞。詳請復設驛皂等情。本府以事關郵遞重務。業經

詳憲或請裁缺。或復驛皂工食。蒙批轉詳在案。今張之英又具呈憲臺。蒙檄查議。行據奉化縣議詳前來。本府查連山驛驛夫驛皂。既奉全裁。其往來勘合。經臨。又俱係均平夫役。在縣支應。報銷。則僅存一官。實屬閒員。似應將該驛現配徒犯。交發奉縣收管。免致逸逃。并請裁汰冗缺。以省經費者也。

有官無役

覆看得連山一驛。額設驛皂驛夫工食銀兩。已奉全裁。遇有勘合差使。經臨。俱係均平夫役。在縣支應。報銷。據該縣查覆。驛署倒塌。驛官久住空廟。並無別項職司。委屬閒員。相應請裁。以省經費。至所有現配徒犯。該縣議以典史員下轄。有經制捕役八名。堪以管押。而本府議歸奉縣收管者。乃照蘭溪所屬激水天台所屬桑州。二驛歸併之例也。今復蒙憲臺有妥酌定議之批。遵查驛站項下。夫役錢糧。既係在縣支銷。

則驛站徒犯自應在縣收管。請照激水桑州二驛歸併蘭谿天台二縣之例。將連山驛徒犯着令奉化縣附近拘管。以免逸脫之虞。則冗員不致虛設。而驛務亦有攸歸矣。

查議寧郡

查得奉憲查議寧郡應禁事宜一案。本府於初十日舟次西陵。始得捧拆。緣憲行在初二日。已從塘發行。而本府來省。憲檄又從寧遞回也。敬讀之下。條分縷晰。巨細兼該。仁人之言。大而溥。真而切。寧民何幸而得此覆幬。本府又何幸而得此提命也。敢遵憲檄事。宜一一條晰以對。如關差蔡于皇。將窮民小艇一概徵稅。本府查海關徵收之例。原行。凡樑頭六尺以下者不稅。緣康熙二十八年。

翠華南幸。欽奉。

恩旨。有沿海捕捉糊口小艇。槩行免稅之頒。而前任監督。與江南監督。條議免稅。設立木榜之處。有凡有不。及四尺船隻。情愿出海口買捕者。亦行照例印烙。按四尺以下。科算徵收稅銀等語。則一應船隻。出口者。稅不出口者。不稅。年來已無不稅之船。本府曾同陞任趙副使。與前任伊監督等。講論再三。所幸邇來監督。畏凜憲臺。公明廉威。凡事皆從寬厚。不致如從前之紛紛告發。但衙役橫索之事。情所不免。今已移明。

海關將蔡于皇。作何處分。并查一應小艇。作何免稅之處。俟移覆之日。另行條議。詳請憲奪。如定海城垣。奉

特旨創建。經手臣工。靡不戰兢惕勵。必保三年之後。方可少寬。乃責。今正月十一日。據定海縣王典史報明。南門外城垣。倒十餘丈。周知縣亦面言其事。斯時尚未開印。本府卽將王典史原稟。交與錢同知。令其捐資修築。慎勿派累里民。今凜奉憲行。移催該同知。併行定邑周令。俟其覆有完工日期。另文呈報。至東渡。

等門邊城脚堆積糞土。本府飛檄鄞令令其僱覓人夫。委員看視。盡行搬移空野之地。凡近城脚之所。俱清掃潔淨。亦俟覆文到日。再行報明。惟堆積尸棺一事。寧郡自海禁大弛之後。商賈絡繹。尸棺堆積原多。本府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初三日。為仰體

皇仁憲德。設立義塚贍田等事。詳議置立義塚。並置田產。召募僧人看守。凡一應無主尸棺。俱令埋葬義塚。其間安設義塚之法。已經詳明憲臺。建立碑亭在案。今二月初二日。因清明將屆。又經出示曉諭。有主者

速領埋葬。無主者收歸義塚。又恐有主者無力歸土。每棺給銀三錢。無主收歸義塚者。每棺給僧人銀一錢。現在舉行。今重以憲臺之仁言遠佈。澤及枯骨。自當益為勉勵。以副盛心。至定海縣屢次失火。作何弭患之法。本府查定邑新建兵民雜處。凡民居兵舍。大多茅房。引火最易。若以前任黃總鎮之議。禁晚上不許用火。則晚炊夜績。焉能禁絕。今正月二十一日。又焚燒茅房數十間。藍總鎮捐銀一百兩。令燒燬之處。用瓦搭蓋。茲奉憲檄。凡兵民住處。必須通用瓦蓋。而

百金恐不濟事。本府獨捐瓦二十萬片。分給兵民。使其俱成瓦房。庶火患可以消弭。請俟分給之後。另文申報。其東渡門浮橋。原爲寧郡第一重務。修葺之費。向派里遞。今俱官修。是以本府於去年九月。有公陳籲憲。永固浮橋等事之詳。其中遵誌書所禁。察地理所宜。將各行分開。使貨船米船。俱挽泊他處。免衝擊。以保危橋。詳蒙憲臺俞允。照議勒石。永遵。黃童白叟。靡不踴躍歡呼。今淳良者俱已搬移。各照分定之地。惟刁牙。余德望等數人。獨阻撓憲禁。逗遛射利。以致

通郡士民袁德峻等公籲驅逐。本府現在提訊。第其中之板薄釘稀。緣浮橋共船一十六隻。各長六丈八尺。濶一丈四尺。此以船而聯爲橋。傍用欄杆。上鋪木板。板上加釘。遇有風潮。船俱放開。是以板不能厚。而釘不便密。若船身之釘板。原厚而且密。今最急之道。惟有保固。以便民。弗令衝壞。以病民。此爲第一議論。而憲行置燈之諭。查此地四方雜處。夜禁不得不嚴。是以本府之防守。特嚴於夜行之巡察。城守委一武弁。本府委一巡檢。擊柝相聞。鈴號相應。置燈之事。因

不敢議也。至於慈谿地方有虎。本府查慈谿八九并
十四五六都地方。逼近山麓。歷有虎患。惟去年秋冬。
虎更倍昔。當卽赴商提督。隨荷提臺念切痼瘼。卽命
鎗手往打。幸今正月初十日。獲虎一隻。虎皆潛息。今
重蒙憲臺指示。本府仍請提臺。多撥鎗手。并檄行地
方官。嚴飭獵戶。再諭近山居民。各置虎筭。爲一勞永
安之計。上答憲臺視民如傷之盛心也。已上奉議七
條。一一登答明白。第愧本府識見謏劣。不足以仰副
清問。然上行下效。敢不殫力圖維。以盡守土之責。伏
祈憲臺原鑒而進教焉。

恭陳浮橋

查得生員倪其芳等條議修造浮橋。蒙批通行確議。遵卽行據鄞縣會同紳衿耆庶公議詳覆前來。本府覆查捐置浮橋義田一條。據紳衿議以三年之內。每年城鄉烟戶每家輸米一升。生員輸米二升。舉監輸米四升。鄉紳輸米六升。輕而易舉。又據縣議紳袍所捐。不必限以定數。本府以爲無論紳袍士民。於議定一升至六升外。有情願多捐者。俱應聽其多捐。至於衿監捐輸。行令儒學另收冊報。里民勸助曉諭秋成。

一月爲期。并慎選收納耆民。歲收續置田畝。均宜如
議舉行。若所議勸募商賈。應設募櫃於江東關口。聽
其多寡樂助。自行投櫃。不許強索。又義民有多捐者。
准與給匾之處。應請憲臺核示定數。而縣議仿構橋
局。當俟三年後。租息充裕之日。再議者也。又查匠戶
撥田收租。備船一條。據縣議以義田均爲匠役私產。
恐有花費。那移年久湮沒等弊。難以永行。與該令所
議延僧坐募。亦屬不經。均無庸置議。惟將義田另立
項款。輸糧免役。刊誌垂久。應照縣議者也。再如經承
止任董督。水手看管宜勤二條。查捐輸出納。置田收
租。俱係耆民掌管。不涉經承之事。至於修葺船隻。亦
應令殷實耆民查管工程。再委耑員。不時督察。一切
料物工價。總不令縣胥經手。則冒破侵漁之弊。自無
矣。若夫水手專司橋船。給領工食。應行該縣嚴加察
訪。務足水手十名。無使虛冒。仍令勤慎看守。一遇風
颶。繫帶江塗。勿致洪濤衝擊。該縣更不時親詣稽查。
則虛糜工食之弊。亦無矣。

公陳籲憲

查得甬江浮橋乃往來要道邇來貿易船隻近橋繫纜風潮澎湃兼之颶發不常致多撞壞其區別分泊之處原應急為講求也今耆民張政純等以郡北永豐門外江濶民稠向係通商舊地將糧食等船移住開張無碍浮橋等情具呈蒙前道批行確查定議當卽備行鄞縣兩據詳覆雖稱議將米船住泊三江口次較之浮橋離遠本府細為諮訪三江口東接鎮海西達慈姚南通奉邑三水衝擊之處潮汐叵測秋水

溢湧。難以泊船。復經會同廳縣。并士民公議。於北門外貿易爲便。似未可以米牙私見爲定衡也。應將米船灣泊郡北永豐門外。其閩廣魚鮝各船。照地分住。不許越界傍橋佈纜。違則繩之以法。如是則橋無撞擊之慮。船無壅塞之虞。所當詳候批示。以便行縣立石。永爲遵守可也。

公陳籲憲

看得寧郡東關爲靈橋門。而靈橋之義。卽浮橋之名也。此橋之建。始於唐長慶三年。爲應刺史諱彪者所倡。經始時。有虹影現在雲表。而靈之名。因以傳。其後興廢不一。率皆派里坐修。至康熙二十三年。前任李知府竭力捐造。則竟成官修矣。二十八年八月。颶風冲沒。片板無存。本府與陞任趙副使。慮工程之難。緩苦費用之不訾。焦思商酌。首先倡捐。蓋以此地逼臨鄞江。溪水奔流。海潮澎湃。江東江西兩岸懸絕。而且

南通台溫北接定關東抵各鄉鎮畧左界演武教塲
兵民商賈往來雜遝而怒濤上下一望汪洋扁舟問
渡頻號飄溺不得已而公借稅銀興工修造閱數十
日告竣此所以上體憲臺軫念地方之心下爲萬姓
利涉波濤之計也豈今六月十一日颶風又作而維
繫之客船斷纜沖擊以致羗船盡行飄散本府迅差
尋覓幸爾散失無多速加修葺得以如故是以合邑
耆老公呈趙副使蒙批確查定議詳院立禁以保危
橋於久遠隨行鄞縣查議而詳覆二次不無游移本

府親行相度地勢三江口急水狂瀾商船不可停泊
又據耆老公籲細查鄞邑誌書橋之左右俱不許灣
泊船隻奸牙埠棍人等亦不許傍橋壟斷記載彰彰
勒禁現在是以議將閩廣商船仍歸江南濱江廟限
界一帶魚貨等船仍歸江東後塘街限界一帶其餘
糧食等船歸於永豐門外水口一帶分貨分地分泊
分行既無碍於危橋復遵循於古制客無危險之虞
市慶安寧之福士民胥悅輿論大同第恐勢牙土棍
樂於乘便難與慮始相應詳明憲臺批示勒石永遵

以鼎呂之一言。立章程於百世。橋可永保。市可永安。民可恒息。而且以奉憲批允。趙副使詳留衛地之稅。銀按年而修葺之。則海隅利濟。歌憲德之深長者。不啻與汪洋並永矣。

奸牙逆憲

看得余德望等。愚而貪者也。止圖一己之罔利。不顧萬姓之安危。創認百兩之虛辭。擅違憲批之定議。此闔郡士民張璉等所由冒瀆憲轅也。本府查寧郡浮橋。爲往來孔道。橋之興廢。橋之關係。橋之修葺。久在憲臺洞鑒之中。毋敢再贅。惟是去年九月間。本府爲分行保橋之議。順輿論之僉同。相地形之可否。復又參諸乘誌。證諸往昔。分地分行。分船分泊。詳憲俞允。照議鑄碑遵守。寧之鄉士大夫。以及農工商賈。靡不

欣欣然爲保橋之計者咸稱便也。是以各行之人就地搬移。各安生理。獨余德望等數人。鴛鴦不遷。且倡論每年認修橋費一百兩。推斯意也。不過欲借幫貼之名。爲變亂成章計。夫憲臺經營全浙。一字一言。靡不慮始慮終。盡善盡美。一日如是。千百年莫不如是。卽前陞任趙副使一年五日。每人一文錢之議。尚恐奉行不善。不准舉行。而况小人私計。可行之異日者乎。是以聞者莫不公忿。二月十三日。有闔郡士民之公籲。十八日。又有船戶翁鼎興楊元英等之公呈。本府卽行提訊。已於查議寧郡應禁事宜等事案內。詳明在案。今又動費清心。批行查報。遵檄鄞縣詳覆前來。本府查余德望等陰貪私利。顯違憲批。以小人壟斷之故智。而欲顛倒地方之利害。情罪難寬。第本府已經審訊責懲。業知翻然悔悟。應否免其再究。此祝網出自憲仁也。

奸牙逆憲

看得米船移泊永豐水口一案。奉憲批令會同紳衿耆庶赴明倫堂公議。今據紳士耆民人等公覆本府。慎審再三。而不得不備述憲聽也。夫保守浮橋一策。本府忝牧茲郡。不知幾經斟酌。方敢定議具詳。由因不由。創也。以公不以私也。經營拮据。三載於茲。衝擊飄沒。兩經其事。捐已資也。自主之。督修葺也。自任之。至於作何保橋。作何永久。作何商民咸便。則商之鄉大夫。詢之郡衿士。憑之耆民父老。併又考諸乘誌。核

諸舊禁碑石。蓋以地方重事。參酌必須至當。毫不敢偏立一意。是以備悉前詳。如閩廣等船歸江南濱江廟魚貨等船歸江東後塘街。其餘糧食等船歸永豐門外水口。俱照原定之界碑爲之分畫。而糧食等船則實在舊禁犯界之內。去年之斷纜衝擊。飄散浮橋。由於此等船隻。勢不得不遵例議遷。而旣議遷移。勢不得不揀擇善地。一勞永逸。非曰別行俱不分別。船俱不分。而獨於米船米行是問也。且三江桃花渡水口。水勢洄瀾。怒濤激湍。據士民之公呈。本府同兩廳

公閱其地。原不可停泊。而定議於永豐門外。非曰此地原可挽泊。留爲今日之變遷也。况閩廣魚貨等船之停泊者。遵界矣。卽米行之移於永豐者。鱗集矣。鐫碑勒石。業已呈送在案矣。永豐之民人。本府之子民。甬東之牙人。亦本府之子民。豈有厚於永豐。而薄於甬東之理。一片公心。通國咸諒。何余德望等。貪一己之便利。戀壟斷之舊基。妄稱北關阻執。輒議改憲成章。是遵法之良民。反不如壞法之刁棍。以致上費天心。又煩憲批之諄諄也。跡其說。爲任從民便也。似可

行也。不知寧城東南西北。何處非米鋪開張。何地非米行牙戶。而惟此數家之行。實在傍橋界內。米船隨行挽泊。此客投主而鳥投林也。烏乎可。又曰。挽泊三江口之說。爲已離界外也。似可行也。不知三江桃花渡口。水勢奔騰。今托辭就此開張。旋必以挽泊不便。漸歸故處矣。此借境支吾之說也。烏乎可。又曰。願捐百金。修橋有益也。似可行也。夫立法必計久遠。作法於涼。其弊尤貪。作法於貪。其弊奈何。今認捐之議一定。而分季立櫃。冀圖私派矣。船戶紛紛告發現有案。

卷矣。卽陞任趙副使一文錢之議。一年定以五日。而憲臺尚恐日後奉行不善。不允舉行。則認捐之百金。責之官而追其捐乎。聽之民而隨其便乎。此不過變亂黑白之計。冀動搖憲定之章程也。又烏乎可。總之余德望之三說。借任從民便以聳聽聞。借移泊三江口以圖歸舊地。借認修之名以更番成議。其計巧其詞工。其情事更有可惡。在司道軫念民瘼。關切地方之心。似是而非者。誠君子可欺以其方之道。而本府于此浮橋一事。轆轤終夜。不得不冒罪反覆辯理。是

以稟遵憲批於三月三十日。公請紳衿耆民赴明倫堂公行酌議。僉曰。原議無可更也。隨據有紳士之公覆。又據有闔郡耆庶之公呈。臚列以詳。請憲臺之定議。批示。若云本府之前議。由因不由倡也。似不可易也。余德望等之假借。以私不以公也。應究懲也。則本府又奚敢再查永豐門行市新開有屋民人。不無高擡租價。并銀水平戥斗斛多有不齊。易滋市價互異之弊。行縣查議。本府查閱議覆之處。其間租價。須比甬東有減無增。查甬東樓房。每間深則六兩五錢。淺則六兩。今定議永豐之樓房。深則五兩五錢。淺則四兩五錢。銀水俱天平九三色。平房照依縣議。每間三兩。米價定以紋銀天平。各處行舖價須畫一。不得低昂。其寧例九折之說。聽從民便。總以紋銀天平爲定準也。其斗斛照依舊頒式樣。飭縣較準印烙。則量度均。戥照依市平法馬。出示曉諭。則權衡一。此本府事外之綢繆。合併聲明。以定法守者也。

確查開報

查得外賦匠班一項。奉憲檄單開。取具復額冊結。卽轉行屬縣。清查報復去後。緣匠班名色。起自前朝。歷今類多逃亡死絕。姓氏雖存。子孫莫攷。俱攤遞賠納。是以鄞邑士民黃心愷等。具詞哀籲。今據鄞縣詳稱。該屬匠班。從前題請豁免。今所遣之地。雖復而已。絕之匠不能再生。除二十九年止招復之匠。共計九十六名外。其餘實無可復。若以棄置匠班。催報足額。徒滋里邁之累。瀝情備詳。殊堪憫惻。本府身任地方。

似此民隱。不敢緘默。相應據以轉詳。伏祈憲臺恩准免催。并賜詳明督撫三憲。批示豁免。則濱海窮黎。咸荷生成之德矣。

報明事

看得閩省行緝逃人王二。原開鄞縣七里墊人。據南平縣申詳到府。隨即飭行鄞縣嚴緝。據稱里遞結覆。並無王二旗人。乃十月廿七日。關差黎茂。突遇邵滿。送租入城。認為王二。扭送鄞縣。二十九日。邵滿之父邵信。并里鄰石君林等。喊冤具控到府。隨發鄞縣查訊。駁審二次。俱云邵滿委是鄉民。不特伊父子稱冤。而里鄰各肯以身家保結。細詢關差黎茂。口供游移。本府以真假莫定。事關逃人。行令詳院定奪。而旨民

俞慶元等七十餘人赴府願保。情詞懇切。本府卽當堂覆鞫。所供與縣供無異。夫邵滿自幼從未出門。其非旗人可知。且所居在十九都二畝。與七里塾相去懸殊。其名其地。與原行俱不相符。逃例何等森嚴。諸里鄰各有身家。而甘同聲願保。本府又何敢不俯從輿論哉。再詢黎茂。非原解差。雖同寓押過三日。偶見面貌相肖。遂爾擒拿。拿後畏罪。不敢直言。亦未可定。除將邵滿發縣。取具的保。仍一面行文南平縣。移詢陳子忠。確供王二的實面貌住址外。恐隔省稽遲。擬合詳請憲臺。移咨督院。檄取速覆。庶邵滿是否王二。可以立辨。不致無辜受累矣。

報明事

查得逃人王二。先據閩省南平縣詳緝到府。內開住址七里塾人。當據鄞縣行查結覆。比差役黎茂誤拿邵滿。已經撫憲發原問衙門。識認審明。保釋在案。茲黎茂又於溫州永嘉縣地方拿獲王二。該縣訊供。名喚陳子久。係鄞縣西門外大卿橋人。姓名既殊。住址復異。不意一王二而變幻至此也。遵奉憲檄。備行鄞縣確查去後。今據該縣嚴訊。其父陳三錫。并里鄰陳伯翰等。僉供陳子久。實有其人。因平素忤逆兇暴。於

康熙三十年五月間脫逃在外。呈縣批照案炳。至今全無音信。存亡未卜。是否改名王二投旗。不得而知。但鄞縣未經用印。已非本地賣身之人。未奉戶部知照。亦不知其別處賣身之事。是與逃例全不相符也。既經該縣訊查總未回寧。無從稽察。理合據以詳覆。

蠹棍把持

看得鄞邑埠商江本寧控肩販汪龍等一案。事關銷引行鹽。遵卽備移本府秦通判秉公確查。屢催始准牒覆。行據鄞縣查訊。鄞邑地方三百六里。埠商每年銷引一千六百道。肩商每年銷引二千四百十四道。計地行銷埠商應得一百二十里。以離城二十五里爲限。歸埠。并取造開鋪處所。細冊移府。隨經駁移。確查成案。復准據議前來。本府查埠商之開鋪住賣。與肩販之擔荷行鹽。名雖攸分。而實皆貿易。銷引均藉

地方戶口以疏通。惟是界址遠近未定。畫一章程。以致彼此爭許不已。在龍等稱離城五十里內爲販地。在本寧稱離城十五里外爲商地。皆以順治六年舊卷爲辭。但前卷毀失已久。無從追問。是今日因時酌宜。務有從公定論。使肩埠兩無偏枯。未便以無據之詞。任其各逞私臆也。茲旣經廳縣勘覆。合計肩埠額引。按以都畝戶口計地分銷。劃界永遵。似屬平允。擬合據文轉請憲臺覆核。嚴加批示。以便移行廳縣著爲定案。永杜訟端。至所控縣胥史義尚受賄。未有指實。又據縣審委無毀卷情弊。似應免議。統候憲裁。

蠹棍把持

覆看得鄞縣埠商肩販爭許行鹽界限一案。前據廳縣查覆轉詳前院批發前道查議。隨蒙檄開鄞縣引目。原有肩銷商銷之分。肩引行銷二千四百十四引。商引行銷一千四百六十二引。斷以二十五里外爲商銷賣地。是否商肩允洽等因。誠見洞悉紛爭不已。永杜葛藤之至意也。因查該縣前詳內開埠商引額一千六百道。較檄內所開浮多一百三十八引。就經指明備移該通判確查妥議。節次催准兩據縣詳移。

覆文內。俱屬游移。再三駁移。確議今據鄞縣黃令詳稱。欲立成案。非確查丁口之多寡。不足以定是非。而垂永久。統縣三百六里之丁口。共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一十零。肩埠引額共三千八百七十六引。每引該丁口五十五口零。以丁口之多寡。照引額之實數。折衷平允。尚何肩埠之不允服。而葛藤之未斬。等情。將都畧丁口造冊申送。并准秦通判移覆前來。查引鹽原藉戶口。以疏通。彼商肩之歷訟界址。惟以里數遠。則戶口多。而銷引易。里數近。則戶口少。而銷引難。但商肩皆行鹽辦課。均不容少有偏枯。茲廳縣按以版圖。議令照戶均分。似屬公平。至縣胥史義尚。原詳將埠商引額浮開。不行細查。責革不枉。擬合據文。將送到都畧戶口清冊。一併詳送。統候裁奪。



平寧行知録

卷五

三

